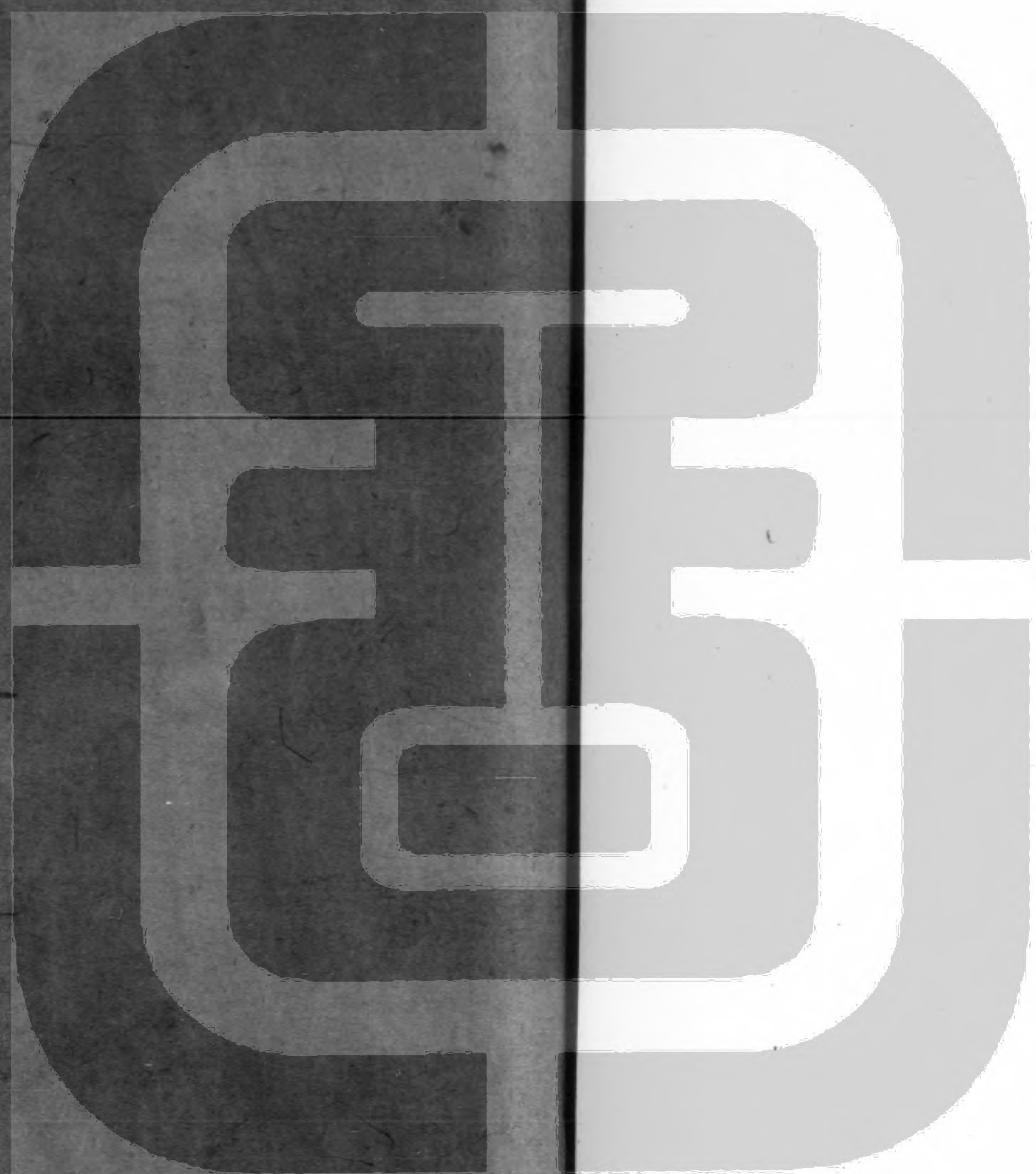




邵氏聞見錄

第三冊

宋本校勘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一



神宗皇帝初召王荊公於金陵一見奇之自知

制誥進翰林學士荊公欲變更祖宗法度行

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年温公以為不

然力爭之神宗用荊公為參知政事用温公

為樞密副使温公以言不從辭不拜樞密呂

公弼因奏事殿上謂帝曰陛下用司馬為樞

密光以與王安石議論不同力辭今日必來

決去就時溫公待對立庭下帝指之曰已來  
矣帝又嘆曰汲黯在庭淮南寢謀溫公堅來去  
聖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到  
官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  
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  
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  
參改事之時已言安石為姦卯謂其必敗亂  
天下臣以為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

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汲引親黨盤據要津  
擠排異己占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  
內出手詔以決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  
已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  
<sup>呂</sup>誨遠矣純仁與顥皆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  
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觀安石所為不  
敢頌私息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  
異鄉敢用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

薄徒以屢嘗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  
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  
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顓遠矣臣承  
乏兩制違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是猶骨  
肉親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  
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  
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  
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

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  
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  
祿鎮親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  
自己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願惜祿位  
為妻子計已羞恐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  
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  
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竊盜臣雖無以嘗受

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為竊盜之行今陛下惟  
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  
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  
之忠良詰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  
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  
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  
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  
若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

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帝謂監  
察御史囊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  
吾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  
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  
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乞西京留  
司御史臺以修資治通鑑後乞提舉嵩山崇  
福宮凡四任歷十五年帝取所脩資治通鑑  
命經筵讀之所讀將盡而進未至則詔促之

一帝因與左丞蒲宗孟論人才及溫公帝曰如  
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  
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春禮於公不哀如此  
時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  
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  
事方定願少俟之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  
書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  
品數者修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

持

為館職時帝初微感疾既安語宰輔曰來春  
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帝意以為非  
二公不可託聖子也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  
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當熙寧初荆  
公建新法之議帝惑之至元豐初聖心感悟  
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為御史大夫為  
東宮師保蓋將倚以為相也嗚呼天下不幸  
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

也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  
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  
曰某惟求人不知耳王荊公辭相位居鍾山  
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  
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嗚呼二公之  
賢多同立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

司馬溫公閑居西洛著書之餘記本朝事為多  
曰齋記曰日記曰記聞者不一也今止矣時

與王介甫已絕其記介甫則直書善惡不隱  
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舉進士有名  
于時慶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簽署揚州判  
官後知鄞縣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藝及  
程試文有美者讀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  
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觀者



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日輒無盡  
為諸弟所費用家道屢空一不問議論高奇  
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訕始為小官不汲  
汲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為宰相薦安石及  
張環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  
用以激僥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  
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辭不  
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

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嘗欲授以  
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  
西路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  
辭不許未幾命脩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  
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  
閣門吏齎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  
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安石  
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

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  
不復辭官矣伯溫惜其不傳于代故表出之

熙寧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為京西西京察訪

樞密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資福院為行臺

挾其父勢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中

師待制轉運使李南公等日蚤晚衛之甚恭

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

神御殿天申者獨立一班蓋尹以下不敢相

齧也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

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

下蓋朝儀位著以官為高下朝謁應天院留

臺職也天申即日行

司馬溫公既居洛時往夏院縣展墓省其兄郎中

公為其群從鄉人說書講學或乘輿遊荆華

諸山以歸多遊壽安山買屋苑窰畔為休息之

地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懋峻極下院

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轅轅道至龍門  
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嵒尋高公  
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沙伊  
水至香山皇龕懋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顯  
堂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  
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  
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  
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其旨  
遠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齊物我一窮通若將  
終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則功被社稷澤及生  
靈烏乎真古所謂大丈夫矣

元豐四年官制書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圖本出  
先謂宰輔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  
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  
事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之又有旨范純  
仁弟純粹自京東提舉常平移陝西轉運判

官上殿帝問純仁無恙純粹曰臣兄純仁無

恙帝方悟時純仁為西京留臺尋除直龍圖

閣知河中府擢慶陽帥珪確知帝欲用之故不令入朝嗚呼王珪蔡確者不能將順神宗美意取新舊人兼用之遂啓朋黨之禍蓋其罪大矣

元豐變法之後重以大興大獄天灾數見盜賊

紛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復祖宗舊制更

用舊人遽厭代未暇而德音詔墨具在也可為一時痛惜

馬温公自與王荆公論不合不拜樞密使退

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

宣仁后本同聽政首起公為宰相其於政事不

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尤甚者罷之

王荆公嘗有恙歎曰終始謂新法為不便者

獨司馬君實耳蓋賢其賢而不敢怨也或謂

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

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

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當無此事遂改

之不疑嗚呼公之勇猛孟軻不如也若曰當

恭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  
公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元祐黨者豈  
非天哉後世得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三二日一治縣  
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  
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  
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  
荆公之法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

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  
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  
可勝記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  
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  
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  
宗之法益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  
弊吳蜀之民以催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  
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

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催役温公至差  
役雖舊典亦有弊蘓內翰范忠宣温公門下  
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  
以催役為未盡便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  
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  
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温公復差役改雇役  
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  
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

之太速故速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  
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

弊温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兼下與  
温公爭辨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劔太后怒  
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  
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  
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  
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

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  
元豐法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  
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  
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溫公已病改役法定  
限五日欲速行故利害未盡議者謂差役雇  
役二法兼用則可行雇役之法凡家業至三  
百千者聽充又許假借府史胥徒雇之無害  
衙前非雇上戶有物力行止之人則主官物

護綱運有侵盜之患矣惟當革去管公庫公  
厨等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役  
則皆無賴少年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  
言故曰差雇二法並作並用則可行也荆公  
新法農田水利當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馬  
等相繼上罷獨青苗散歛至建炎中國亂始  
罷嗚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  
行新法不作樞密副使神宗退溫公而用荆

公二公自此絕

王荆公天資孝友俸祿入門諸弟輒取以盡不問其子雱既長專家政則不然也荆公諸弟皆有文學安禮者字和甫事神宗為右丞氣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

司馬光即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

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而言曰揚雄著劇秦美

新不佳也上不樂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息正曰所修書謬甚無思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者恐不預上為之笑罷朝安禮



戲宗益曰揚雄為公坐累矣方蘓子瞻下御  
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國者  
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  
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諭曰請學士  
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  
銜之後荆公罷竟為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  
以窮死雋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為不  
近人情者皆雋所教呂惠卿革奴事之荆公

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為屬伯淳賢士一  
日盛夏荆公與伯淳對語雋者四首跣足手  
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  
以新法數為人阻與程君議雋箕踞以坐大  
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荆  
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  
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不樂去伯淳自此與  
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帶職者神

宗特命雱為從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  
荆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  
木摧之詩蓋以此孔子也荆公在鍾山嘗恍  
惚見雱荷鐵枷杻如重囚者荆公遂施所居  
半山園宅為寺以薦其福後荆公病瘡良苦  
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紹公焚  
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

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安石曰汝誰氏曰

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

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

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

以錢贖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

通判尚未有子穎公夫人言之為買一妾公

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

出汝自裝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

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  
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聲色不  
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  
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誥以不善作辭  
令屢免辭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諾  
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  
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元元郎  
中為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

著書絕交矣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二

呂晦叔王介甫同為館職當時閣中下皆知名士

每評論古今人物治亂衆人之論必止於介

甫介甫之論又為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

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為知忠義或

以為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

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

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故介甫平生

待晦叔甚恭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  
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  
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  
以安石之不肯不得久從左右以求于心而  
稍近于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于晦叔故  
介甫作相薦晦叔為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  
議及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晦叔有驩  
兜共工之姦矣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荆公嘗曰呂十六不  
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  
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議按舉時其論尚同荆公薦申公為中丞欲

其為助故申公初多用條例司人作臺官既  
而天下苦條例司之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  
不便荆公怒其叛已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  
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  
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

公之喜怒如此初六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  
宗語執改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  
為執事者所阻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  
惡荆公因用此為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穎  
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  
陽叔以為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援據非  
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  
之與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

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  
輩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  
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  
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  
誤以為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  
崇福宮居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完謀于康節  
先生康節曰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  
曰公有完矣未幾得地於白師子巷張文節

相宅西隨高下為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温公  
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  
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  
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  
險薄之士天下駭然申公所嘆也康節曰王  
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  
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  
尹賈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錢錢於福先寺上

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  
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  
之曰二龍閑臥洛波清幾歲優遊在洛城願  
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為蒼生申公鎮河  
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  
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即位拜左丞  
遷門下侍郎與温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  
云伯温以經明行修命官見公于東府公語

及康節咨嘆久之謂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  
門高下勿以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  
起謝焉公三子希哲希積希純皆師事康節  
故伯溫與之遊甚厚三年公辭位拜司空平  
章軍國事次年薨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  
輒間之神宗欲以子瞻為同修起居注介甫  
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為開封

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  
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子瞻子  
瞻外補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  
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  
謗訕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  
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移汝州過金陵見  
見介甫甚歎歡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  
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



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曰出

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久語子瞻曰人須自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乎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

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田畫承  
君云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遊甚多  
皆以國事相絕今居閑復欲作書相問防快  
然為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輒長歎  
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御史狀  
視公遣報司馬溫公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  
二作相矣公所謂日錄者命防收之公病甚  
令防焚去防以他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

下江寧府王防家取日錄以進卞方作史懼  
禍乃假日錄減落事實文致姦偽上則侮薄  
神宗下則誣毀舊臣盡改元祐所修神宗正  
史蓋荆公初相以師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禮  
甚厚再相帝滋不悅議論多異同故以後日  
錄卞欺神宗匿之今見於世止七十餘卷陳  
瑩中所謂尊私史以壓宗廟者也伯溫竊謂  
荆公聞溫公入相則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蓋

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温公以不行新法辭樞密使反復相辯論三書而後絕荆公知温公長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身贈卹之典宜厚大哉温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首建立皇太子之議事英宗又言稱親濮安懿王為非禮以此名重天

下熙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愛民之性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尔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極于醜詆明日蔡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詞出于荆公為解公笑誦其詞曰材外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

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謝其略曰雖  
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  
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  
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公既退居專  
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  
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福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久之以二人肩輿歸蜀極江山登臨之勝眼  
其宗族之貧者暮年而後還元祐初哲宗登

極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首以詔特起公詔曰  
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早詞四臣入侍為  
我強起無或憚動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  
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  
復來豈云中禮乎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會  
英陵下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  
某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棄天  
下其可因以為利故公卒不為元祐二聖一

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為元祐黨將  
加追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非黨  
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  
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  
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  
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仕溫公不拜樞密  
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并避哲  
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為宰相蜀公既致政  
於熙寧之初義不為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  
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荆公名  
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  
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  
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  
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一篇為荆公發也其  
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

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  
之事之推移理之相因其鍊濶而難知變化  
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  
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  
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  
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  
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  
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

而盜名者然不收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  
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  
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  
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  
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  
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  
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  
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

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  
禍可勝言哉夫垢垢不忌洗衣垢不忌澣此  
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虜之衣食犬彘  
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  
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隱豎刁易牙  
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  
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  
天下之患也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  
用也則吾之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  
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禍而吾獲知

被其

言之名悲夫斯文出一時論者多以為不然  
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盛矣之嘆后十餘年荆  
公始得位為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呂獻可  
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叅知政事日力言其  
姦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

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溫公初亦以  
為不然至荆公虐民亂政溫公乃深言于上  
不從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荆公三書甚  
苦冀荆公之或從也荆公不從乃絕之溫公  
悵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明允先  
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溫  
公不見辯姦耶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  
之

錢朝請者名景謨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廸  
轄西京馬遞鋪鎖廳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  
生與仲父同場屋仲父之墓康節屬以為誌照

寧八年與王十三丈詔景猷同從瀛帥張諫  
議八丈景憲定國辟為屬官寄康節詩曰橋

回康節寄錢文王詩張文見之

邊處士文如錦塞上將軍髮似霜錢丈與王  
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  
身為外官其家集有答充守趙度友書自序



甚詳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見錢丈之賢矣  
其書曰景謚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執事  
專使至蒙賜書周悉既感且慰兼審府政清  
閑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與吾兄別已八  
九年其間悲哀離憂家事百出患難多而權  
意少都無日前之樂雖人事使然六年齒將  
衰情懷不佳耳每遇美景樂事群居衆處之  
樂<sup>處</sup>反戚戚感傷至終日慘然而去不知吾兄

懷抱又如何也及蒙垂問八九年間所得所失  
并問及拒時宰事乃勸僕以遠禍辱計吾兄  
以人言之聞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僕心  
不自知其為是為非但量己之力行己之見  
而已試為吾兄一二陳之始僕為進士時彼  
為太常博士主別頭試取僕於數百人之中  
以為知道者得預薦送於春官彼又稱重于  
公卿間是後日遊其間門執師弟子之禮授經

論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子軻之言不言

及其提點畿內僕為畿簿當是時學士大夫  
趨之者不一獨以文稱薦則親其人亦已熟  
矣及僕調滎陽澤令繼丁家難聞其叅大政  
天下之人無不歡喜鼓舞謂其必能復三代  
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來京  
師因見之於私第方盛夏與僧智緣者並臥  
於地又與其日最親者一人袒露而坐於旁

頌僕脫帽襦服初不及其他卒然問曰青苗  
助役如何僕對曰以利少而害多後日必為  
平民之患又問曰孰為可用之人則對以居  
喪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難尤非淺淺事彼不  
樂僕私自為大賢為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  
慮出人意料非不敢必其無亂及歸許見變  
易祖宗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為政而務新奇  
謂為新法而天下好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

矣殊非前日之所講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  
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當國又往見之彼喜  
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  
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事僕  
戲與平甫相謂以謂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  
書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為太狂擊節賞歎以  
僕為知言及見彼首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  
戎瀘蠻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戎瀘

用兵係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  
處人者彼大怒是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為僕  
寒心者及退就謁舍有為僕賞激者有指以  
為矯而詆者僕固已自得於胸中亦不屑人  
言之是非僕每觀自古以來好利者衆願義  
者寡天下萬事悉皆由人而不在於已何也  
利勝於義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  
在已者故出處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義而

行之在我則有所不為苟為利所動而亦由  
於人則盜亦可為也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  
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僕常病此風行  
之於天下也甚久歷千百年無一人正其弊  
而曉其俗者以是行之於世愈益自信而不  
疑又何人言之郵哉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  
人內不愧于心僕之所得如此當時雖私自  
喜得不致于禍以為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識

淺而慮困闇不知治亂興亡之本而暗於治體

自國朝以來得君未有如此之專者方天子  
聰明神聖祖宗積德百年仁恩惠澤淪人骨

髓而未有享之者正當輔天子以道德施忠  
厚之化以承列聖之休享百年之澤安養元  
元之民與天下共之致太平之業成萬世不  
可拔之基以貽子孫於無窮而反玩兵黷刑  
變亂天常以祖宗為不足法蔽塞人主聰明

離天下之心以基亂階此忠臣義士尤所痛  
惜也後僕官繁鄧彼益任改用事而一代成  
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  
懼虞以罪去者不但變其法制而已至於教  
人之道治人之術經義文章自名一家之學  
而官人蒞政皆去故而尚新奇天下靡然向  
風矣乃以穿鑿六經入于虛無牽合臆說作  
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浩獨廢

而不用又以莽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  
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而無恥者謂之  
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  
既預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為  
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為文  
學六經而為名本于道德性命而一歸于仁  
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  
道自顧不合于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

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為高  
陽帥幙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鎮  
靜邊鄙無事得優遊于文史而才到又得一  
子今已三歲一女早嫁令族頌一身都無所  
累然有貧者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遺藐然未  
畢婚嫁即主人罷府當求抱閭擊析之仕以  
為貧藏身避當塗之怒今春邵堯夫先生為  
有書招我為洛中之游兼有詩云年光空去  
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而老者生事粗足幼  
而孤者有分有歸而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  
徜徉於有洛之表吾願畢矣吾兄愛我素厚  
知我此志故盡僕所懷看訖裂去無以示人  
以遠吾禍聞吾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時  
定歸因書垂及相去甚遠未有占會之期唯  
愛民自厚他無足禱云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二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三

劉仲通慕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欲誌

獻可墓時仲通自請書石溫公之文出直書王

介甫之罪不隱仲通始有懼意其子安世字

器之出入溫公門下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

至溫公入相元祐薦益之為館職謂益之曰

足下知所以相薦否益之曰某獲從公遊舊

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

位政府以下獨無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至  
温公薨罷之官浸顯為温公之學益薦故在  
臺諫以忠直敢言聞於時紹聖初黨禍起苦  
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歲夏奉老  
母以行途人皆憐之罷之不屈也抵一郡聞  
有使者自京師來人為苦之危之郡將遣其  
客來勸罷之治後事客涕泣以言罷之色不  
動留客飯談笑自如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

其紀綱之僕從客謂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  
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後其  
僕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  
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為不  
可及也苦之留數日使者入海島杖死內臣  
陳衍蓋章惇蔡卞固令迺往諸郡逼諸流人  
自盡耳罷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  
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立



罷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  
拜咎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也見官喜  
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建中靖國初以上皇  
登極赦恩得歸居南京尋復從官帥定武秦  
京用事舟落職以死嗚呼溫公門下士多矣  
如咎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真元祐  
人也罷之平生喜讀孟子故其剛大不枉之  
氣似之

熙寧間上書者言秦州閭田萬餘頃賦民耕之  
歲可得穀三萬石因籍所賦者為弓箭手並  
邊有積年滯鈔不用用之以遷蜀貨而鬻於  
邊州官於古渭砦置市場務因之可以開河  
湟復故土斷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議知秦  
州事李師中極言其不可乃命開封府推官  
王堯臣同內侍押班李若愚按其實堯臣還  
奏曰臣按所謂閑田者皆無之且興貨以積

境上實啟戎心開邊隙為厚愛甚大臣竊以  
謂不可也聞者以其言為難亮臣後為賢從  
官其墓誌所載如此伯溫曰上書者王韶也  
宰相力行者王介甫也知秦州李師中者鄆  
州名臣李誠之待制也介甫王韶之說為熙  
河之役天下之士無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獨  
能言之難哉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

新法日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  
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荆公爭按問欲舉  
直不勝疽發皆死趙清獻唯聲苦時范忠宣

公為侍御史皆劾之言荆公章云志在近功  
忘其舊學言富公章云謀身過於謀國言曾  
公趙公章云依違不斷可否忠宣每曰以王  
介甫此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荆  
公猶欲用忠宣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從出

為陝西漕又移成都漕荆公不悅竟以事罷  
之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指王珪為充黨  
欲并逐之珪畏確引用為執政時珪獨相久  
神宗厭薄之珪不悟確機警覺之一日密問  
珪曰近上意於公厚薄何如珪曰無他確曰  
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  
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  
謝之遣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語珪欲遣

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充充與琬善以  
書告琬琬上章自辯帝問珪曰張琬事唯語  
卿琬何從知珪以漏上語退朝甚憂召俞充  
問之充對以實珪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  
一策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  
之可免乃除充待制帥環慶充果建取靈武  
之章未幾充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  
裕節度五路大兵為靈武之役涇原副帥劉

昌祚領大部兵先至靈武城下以遵裕未至  
不敢進熙河李憲兵不至廊延副帥种諤獨  
乞班師遵裕至夏人大集決黃河水以灌我  
師凍餒沈溺不戰而死者十餘萬人遵裕狼  
狽以遁虜追襲之諤擁兵不救以實其說推  
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語之罪所致紹聖  
初謂珪策立哲宗有異議以為臣不中忠追貶  
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其罪也蔡確罪尤大

貶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確鞠相州獄朝士被  
繫者確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  
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  
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拘自攬分飼之如犬豕  
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確專以  
起獄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惇卽公之疎族舉進士在京師館於卽公  
之第私族父之妾為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

街中一嫗為姬所訟時包公知開封府不復  
深究贖銅而已惇後及第在五六人間大不  
如意謂讓考試官人或求觀其勅擲地以示  
之士論怨其不恭熙寧初試館職御史言其  
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卣李承之薦惇可  
用介甫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  
也惇願惇才可用於今日耳惇行何累為公試召  
與語自當愛之介甫召見之惇素辯又善迎

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數年至兩制三  
司使右司馬溫公記惇如此伯溫作惇傳載  
辯誣甚詳

揚元意為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荊公  
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曾布曰請  
為之仍語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  
意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不當伏  
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

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  
伸明前議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  
者忠直所惡者姦邪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  
分但助役終為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  
言於是元堯出知鄭州執責監臨江陵琥二由此  
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呂惠卿丁父憂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  
謀事者曾布時以著作佐郎編勅巧黠善迎

合荆公意公悅之數日間相繼除中允館職  
判司農寺告謝之日抱勅告五六通布為都  
檢正故事白荆公即行時馮當世王禹玉並

叅政或曰當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問  
彼為侯勅出令押字耳故唐詞對兩府彈荆  
公文云呂惠卿曾布安石之心腹王珪元絳安

石之僕隸又曰珪奴事安石猶懼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奉澗遼川青唐

洮岷以至階利文改綿州威茂黎移州夷人雅  
皆其遺種也獨喃囉斯一族最盛雖西夏二畏  
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為藩翰陝西州縣特置  
驛謂之喃家位歲貢奉不絕未開熙河前閣  
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張橫渠先生之賢少  
時亦欲結客以取范文正公帥延安招置府  
第俾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  
帝朝韓琦富弼二公為宰相凡言開邊者皆不

納熙寧初王荊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  
者嚴以新安縣主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河之  
策荊公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州白石  
大潭原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斗粟尺布唯  
仰陝西州縣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河以  
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喃囉斯分  
處諸子于熙河洮岷之地喃囉斯死諸子皆  
衰弱故韶能取之喃囉斯諸子唯董壇者在

遼部最盛韶之勢止能取河州韶暫入朝鬼  
章已舉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敗景思立死  
之紹聖初章惇惇作相曾布作樞密董壇已自  
立為強臣阿里骨骨所篡國人畏之阿里骨死  
其子瞎征立國人思故主不輔翰征瞎征懦弱欲  
為僧國人又欲殺之瞎征遂乞欲納土歸朝廷  
時王厚帥熙河童貫初領邊事乃受之送于朝封  
官爵遣居熙州建中靖國初韓忠彥為相安

燾為樞密遂棄遼部求喃氏苗裔立之韓忠  
彥罷蔡京作相復遼部責安燾與熙河帥姚  
師雄及凡議燾者邊事復興矣嗚呼朝廷受  
小國叛臣所納地不能正其罪又賞以官爵  
在理為不順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種族以  
遼部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聞無敢  
任其責者乃已至大金臨陝之六路兵入熙  
河即求遼部舊族盡以其地與之嗟夫彼夷大金亦



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所以蔑視中國欽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遺詔至洛故相韓

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為汝州監

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地第既罷謂康公之

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

列皆謫官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辭之念先

帝見知之思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

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

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

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

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

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

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

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温

公申公亦相繼薨呂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堯

夫並相忠宣所見與宗丞同故蔡確貶新州

忠宣獨以為不可至謂汲公曰公若重開此  
路吾輩將不免矣忠宣竟罷去嗚呼熈承為  
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與忠宣等  
更相調護協濟于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  
而起也宗丞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與韓兵部  
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  
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為表出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於朝

專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  
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

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  
叔侍講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  
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  
以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  
衆諸黨相攻擊而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  
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抗侮故

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  
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啣怨刺  
骨陰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至  
紹聖初章惇<sup>惇</sup>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  
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慙直無黨范醇夫  
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  
哀也

熙寧間梁丞相遠薨聞光獻后有旨於相國寺

飯僧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遠為仁宗舊相  
耶后曰微梁遠吾無今日矣帝問其故曰吾  
初冊后仁宗一日對宰輔言朕居宮中左右  
前後皆皇后之黨宰相陳執中請付外施行  
梁遠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  
一妻猶為不可况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  
宗不語久之曰梁遠忠言也嗚呼惟仁宗之  
聖梁公之賢吾光獻后所以為宗之任如歟

李承之待制奇士蘓子瞻所謂李六丈人豪也  
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  
漏舍以狀白丞相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  
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  
罪未辨深恐先天馬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  
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固  
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  
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

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顯益有  
直聲唐介叅政為臺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  
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介春州承之送以詩  
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  
英後顏何厚已死英雄骨尚寒之句後介用  
潞公薦官於朝廷無所言承之以書從介索  
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  
韻詩也以山寒二字韻不同故云可見承之

劉直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色

拯拜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

曰色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

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後荆公相

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

邸為迷術承之深詆之至呂獻可中丞死承之

以詩哭之有好奸進賢須退忠臣死國憂吾生

竟何益願卜九泉遊之句荆公之黨呂惠卿

益怨之未有以發也會承之上章自叙神宗

留其章禁中惠卿整請領之出惠卿因節畧文

意以天生微臣實為陛下等語故上意遂有

愚弄人主之責終其身不至大用嗚呼士若

承之豈孔子所謂割者歟

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刺

血書佛經志甚苦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

朝士多以詩美之蘓內翰子瞻詩云感君離

合我酸心辛此事今無古或聞王荆公薦李定

為臺官定嘗不持母服臺諫給合俱論其不

孝不可用內翰因壽昌作詩貶定故曰此事

今無古或聞也後定為御史中丞言內翰多

作詩貶訕上內翰自知湖州赴詔獄小人必欲殺之

張文定范忠宣二公上疏救不報天下知其

不免矣內翰獄中作詩寄黃門公子由云與

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斷因或上聞上

覽之悽然卒赦之止以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元豐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

漲壞天津橋波浪與上陽宮墻齊夜西南城

破伊洛南北合而為一流深丈餘公卿士庶第

宅廬舍皆壞唯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

水不入府第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

盜賊之警人積稍安後兩日有惡少數輩聲言

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至決配之乃定聞

於朝築水南新城新堤增築南羅城明年夏  
洛水復漲至新城堤下不能入洛人德之康  
公尹洛有異政也此其大者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三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四

元豐末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

預辦雖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蓋公之子宗

帥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又

朱光庭揆杜純孝錫皆府官薦為山陵司屬

二人忠信有餘多所論列役成而民被其賜

公以功拜使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

是神宗靈駕次永安公迎於郊朱太妃護駕

於後公亦迎之太妃還禁中偶為宣仁太后  
言宣仁怒曰韓某先朝老臣汝安得當望塵  
之禮太妃泣謝公之名重如此也

韓持國大資知穎昌府時彥以狀元及第為僉  
判初見持國通謁者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  
無官耶自此呼時彥僉判云彥終身啣之馬  
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為秦州僉判初呼狀  
元呂晉伯為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

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晉  
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  
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佑顯道作州學教授顯

道為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

過之則顯道為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  
曰聖人言行在為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  
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為己之學不可  
後為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為得師後



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曰教載之思也賢於時  
參遠矣

呂公教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  
召程頤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  
居每侍上諱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  
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  
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謂  
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恭議者為未盡正叔  
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  
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  
同也識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為尚書右僕射有吳處厚  
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未上以為謗訕  
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  
譴呂汲公為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確之罪  
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

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sup>府</sup>劉摯罷哲宗與宣仁太后復用忠宣為右相宣仁太后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太后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嗚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群臣莫及也哲宗親改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正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改正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又李清臣首建紹述之議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謂門下侍郎蘇轍曰卿安得以秦皇漢武上比先帝蘇門下下殿待罪呂

汲公等不敢仰視忠宣從容言曰史稱武帝  
雄才大畧為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蘓  
徹果以此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改之初進退  
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霽罷朝蘓  
門下舉笏以謝忠宣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蘓  
公與忠宣同執政忠宣寡言蘓公平昔若有  
所疑至此方知其賢忠宣屢乞罷改出知陳  
州章惇用事元祐黨禍起忠宣獨不預至呂

汲公南遷忠宣齋戒上書救汲公惇怒上謫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  
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  
忠宣出衣盡濕頷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  
告章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  
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  
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

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唯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三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繼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

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豈唯尊  
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輟論嘉謀日聞忠告  
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  
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  
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謁見之  
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強中使曰朝廷有  
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又遣中使賜  
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醫診視  
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家候公疾  
愈乃得歸公乞歸穎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  
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面定矣  
上知公不能起始命相公疾少間令醫者在  
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換  
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  
服依所請卿忠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副朕  
眷待者德求治之意公表謝復告老詔不允

此詔至公已薨矣上與太皇太后聞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讀旁口占遺

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內一事云

苦宣仁之謗議未明致保佑之憂動不顯昏

權臣務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蓋忠宣

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以其所言皆

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書一繳申穎

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公將葬李之儀作行

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

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

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李之

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証服証

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門

于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

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

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

穎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  
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  
之家死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  
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  
尚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  
為開封府縣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步  
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  
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

使宣公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  
日之禍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

與蔡京云

嘉祐中李參自荆南帥召為三司使參政孫抃  
以參刻剝聚斂之材不可用改群牧使蓋祖  
宗不以財計用人至仁宗朝大臣所宗尚如  
此元豐初薛向自三司使除同知樞密院雖  
以能吏治曉財用進時朝廷下州縣令民戶

養保馬天下以為不便宰執堅行之向獨以  
為不可以本官責知隨州既死至元祐初錄  
其言謚恭敏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四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五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頥字

正叔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大中公二先生

皆從康節遊其師曰周敦頥新茂叔宗丞為人

清和侍講為人嚴峻每康節議論宗丞心相

契苦無所問間侍講則時有往復故康節嘗謂

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之盡二先生則

同也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戩字天祺



為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結客  
取熙河鄜鄜之地范文正公帥延安聞之館  
於府第俾修制科與天祺皆登進士第方同  
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學之道尤深於禮熙寧  
初子厚為崇文院校書天祺與伯淳同為監  
察御史時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條例司官為  
御史與臺諫官論其不便俱罷上猶主伯淳  
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點伯淳力

辭乞與同列俱貶改澶州僉判天祺尤不屈  
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  
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叅政笑某不知天下人  
笑叅政也趙清獻公同叅大政後房解之天  
祺曰公亦不可謂無罪清獻有愧色謫監鳳  
翔府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如此未幾卒  
於官子厚亦求去熙寧十年吳亢克丞相當國  
復召還館康節已病子厚知醫亢喜談命診

康節脉曰先生之疾無慮又曰頗信命吾康  
節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謂命某不知也  
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館數  
月以病歸過洛康節已捐館折簡慰撫伯温  
勤甚見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  
長安也行至臨潼縣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  
之已矣門生袁經經挽車奠鳳翔之橫渠是謂  
橫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請監洛河天竹木務以

便親除判武學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罷知開  
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監酒元祐初以宗  
正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  
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温公呂  
中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殿  
說書歲餘出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祕閣不  
拜紹聖中坐元祐黨謫涪州遇上皇即位赦  
得歸久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三先生

俱從康節遊康節尤喜明道其譽之與富韓  
公司馬溫公呂中公相等故康節四賢詩云  
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  
游伯淳之言調暢四賢洛之觀望是以在人  
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則康節  
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  
中公訪康節于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波  
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明日悵然

謂門生周純明日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  
議振古之豪傑也惜無所用於世純明日所

其老矣

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  
有詩云草軟波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催  
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好景只  
知閑信步朋歡那覺天開懷必期快作賞心  
事却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相與賞  
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

隅還許漉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  
眼重開時泰心閑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明道敬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請  
誌其墓焉悲夫先生長者已盡其遺言尚存  
伯溫自念<sup>暮</sup>景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也因  
具載之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訐惠  
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

竟罷去曾布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  
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與惠卿亦有隙也  
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

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其  
詞于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  
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曾布所使惜哉未幾  
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  
帥慶陽時為總管種<sup>詒</sup>祐無故訟于朝上遣御

史按治詰停任公亦罷帥至公舟魚樞密副使詰  
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  
公自答曰我先人與神氏上世有契義某不  
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  
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儒之賢於是乎有愧  
於忠宣矣

田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其  
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

完者教授穎昌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  
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  
城門一日報上召志完承君為之喜又一日  
報志完賜對承君益喜監門法不許出志完  
心不來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完矣  
志完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  
何書承君曰吾觀作墨子作詩有知君既得雪梯  
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為鄒志完發也客

言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  
見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絕也取告見  
之問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問  
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群臣未嘗假以聲色  
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  
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其有益也承君許之  
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  
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劉氏為

皇后承君謂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

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塗承君自云得罪

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廢立皇后時某之言

聽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

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

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完承君相

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

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

顧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  
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  
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  
為太常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  
提舉常平六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  
之歲大疫承君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動  
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  
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為淮揚土

神云

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

家近時伯溫聞見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  
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  
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  
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  
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遇赦得歸  
不以為喜長老道楷者崇寧中以朝廷命往

京師法雲寺王一日賜紫方袍及禪師號楷  
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譖于上以為道楷  
擲勅於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為  
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  
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王賜杖官  
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此隱沂州美  
蓉溪從之者益甚朝廷數有旨復命為僧儒不  
從嗚呼二人者雖學不同皆特立之士也為

儒為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以少愧矣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

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  
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  
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  
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  
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  
復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



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但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

陳瓘字瑩中閩人有學問年十八登進士甲科

紹聖初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

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

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客甚眾

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

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為忤不復用曾

布為相為瑩中為諫官為都司蔡卞據王安

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曾布上主熙寧元豐

之改瑩中上布書謂示尊私史以瑩宗廟及

論時政之不當時布又以為忤出之瑩中為

諫官時為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

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屢竄責例用赦放歸

猶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  
詔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  
不為動既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  
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  
簾中列五木于庭引瑩中問之瑩中中從容曰  
蔡京之罪其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  
自書孝壽懼以瑩中為不知情即日放歸再  
隸通州其子配海上瑩中撰尊堯錄集以辯王  
安石妄作日錄以詆祖宗詆神宗者今行於  
世靖康初不及天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  
中晚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  
吾於康節之學若有得也

伯溫紹聖初監永興軍錢監呂晉伯龍圖居里  
第數見之滌蒙器愛伯溫罷官貧不能歸用  
茶司薦為屬官一日見呂公公曰君亦為此  
官何耶選人作諸司屬官使史臣為走馬承受

則一生不可作為他官矣伯溫對以故公曰為親為貧則可也公丞相汲公之兄性剝直謹禮法為從官歸鄉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多面折其短而樂於成人雖丞相亦未嘗少假顏色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婢子掖之公怒曰人以為丞相夫人吾但知呂二郎新婦耳不疾病輒用人扶何也丞相為之愧謝乃已每勸

丞相辭位以避滿盈之禍紹聖中丞相南遷公帥平涼議遣事不合移帥秦又與鍾傳議不合以忤章惇降待制知同州致仕復龍圖閣直學士嗚呼呂公今之古人也伯溫尚友見之記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儻之文故試于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

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  
之自叙云尔盖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為  
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  
約分撰故公謫夷陵日貽師魯書曰開正以  
未始似無事始舊更前歲所作十國志盖是  
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止史盡合刪削存  
其大者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  
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目盡  
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  
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  
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隋本所取法於此  
傳亦有繁簡未中者願師魯刪之則盡善也  
正史更不分五史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并  
漢周脩且試撰以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  
議其他列傳約畧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  
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為

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如何吾輩棄  
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後世之名如  
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  
特告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報如何便各下  
手只候任進歸便令賡國志草本去次云云  
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頌之學  
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  
盡為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  
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  
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  
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上為古文然洙  
之文不足以望脩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  
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五



